

主办
中华多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凝聚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
国家985创新平台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基地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第3辑

本期主题

民族、地域与文化

巴蜀书社

文化遗产研究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第**3**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遗产研究.第3辑 / 徐新建主编.—成都:巴蜀书社,
2014.6

ISBN 978-7-5531-0410-2

I. ①文… II. ①徐… III. ①文化遗产—研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9291 号

文化遗产研究 (三)

徐新建 主编

责任编辑	陈亚玲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8mm×240mm
印 张	18.5
字 数	46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410-2
定 价	5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分类危机:人类遗产的撕裂与整合

徐新建/001

专 论

中国藏羌地区的碉楼遗产

——揭开视野之谜

(美)理查德·斯通/003

民族、地域与文化

从梦、神话到仪式展演:中国贵州侗人的自我意象与象征形构

林淑蓉/013

黄帝与红山文化

秋 阳/039

人类学视野下的帝国遗产

——围绕蒙古文化展开的演讲和对话

(英)乌·额·宝力格等/048

民族之间的跨国联系

——西南、东盟与华人圈

(日)樋泉克夫/076

对话与访谈

社会转型? 文化转型?

——海峡两岸人类学圆桌对话

王明珂、蔡华等/091

人类学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

——凯利教授与开普兰教授演讲录

(美)约翰·凯利、(美)玛萨·开普兰/118

跨文化视野下的“表述中国”

——王一燕教授访谈录

(新西兰)王一燕、罗安平、王璐/142

遗产与田野

- 文化遗产辩:西传的针灸及其人类学意义 贺 霆/151
图像人类学视野下贵州乡村建筑的时间痕迹 潘年英/162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机制
——基于阿坝州的实证分析 张邦铺、燕朝西/171
场域变迁中的文化遗产与城市生活
——从西南民族地区城市广场歌舞谈起 罗蔚林/185

口述历史

- 蜀琴百年口述史:古琴承传与蜀地记忆 杨 晓/197
梭嘎口述史:首座亚洲生态博物馆的由来和互动 仇敏等/214
毕生为学,望尽天涯路
——乔健先生口述实录 乔健谈/李菲访/231
口述历史与地方记忆
——青树地方文化研究项目简介 张昱、胡立耘/240

学术交流

-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新关联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综述 邱 硕/257
全球与地方
——2013 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会议综述 赵 靛/268
本土实践与学理建构
——近三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祝慧敏/279

后 记

/290

Contents

Preface

- The Crisis of Classification: the Tearing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001

Monograph

- Towers in China's Tibet and Qiang Area
——Unraveling a Riddle in Plain Sight
(USA) Richard Stone /003

Nation, Area, and Culture

- From Dreams, Myths to Ritual Performances: the Self Image and Symbol
Construction of Dong People in Guizhou, China

Lin Shurong /013

- Yellow Emperor and Hongshan Culture
Qiu Yang /039

- Imperial Heritage from the Vision of Anthropology
——the Speech and Dialogue on Mongolian Culture

(UK) U. E. Bulag, and others /048

- Cross-national Contacts between Ethnic Groups: Southwest China, ASEAN
and the Chinese Circle

(JP) Hiizumi Katsuo
/076

Dialogue and Interview

- Social Transition? Cultural Transition?
——a Cross-Strait Anthropological Roundtable Dialogue
Wang Mingke, Cai Hua, and others /091

- Recent Research Trend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a Speech Made by Prof. Kelly and Prof. Kaplan
(USA) John D. Kelly, (USA) Martha Kaplan /118

- The Presentation of China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with Prof Wang Yiyan
(NZ) Wang Yiyan, Luo Anping, Wang Lu /142

Heritage and Fieldwork

A Discussion on Acupuncture Spread to the West 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He Ting /151

The Time Traces of Rural Constructions in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Anthropology

Pan Nianying /162

A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ng and Cultivating Mechan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in Aba

Zhang Bangpu, Yan Chaoxi /171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Life in Field Transition

——to Start with Square Dances in China's Southwest Ethnic Cities

Luo Weilin /185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of Sichuan Guqin in 100 Years: Guqin's Inheritance and Sichuan Memory

Yang Xiao /197

The Oral History of Suojia: the Origi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First Asian Ecological Museum

Qiu Min, and others /214

The Oral Record of Mr. Qiao Jian's Academic Career

Qian Jian, Li Fei /231

Oral History and Local Memory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Local Culture in Qingshu

Zhang Yu, Hu Liyun /240

Academic Communication

Correl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dentity

Qiu Shuo /257

The Global and Local

——a Roundup of 2013 Cross-Strait Anthropology Forum

Zhao Liang /268

Native Practice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a Review on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in Last Three Years

Zhu Huimin /279

Afterword

/290

前

言

分类危机：人类遗产的撕裂与整合

四川大学 徐新建^①

2013年11月，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发起组织了一次有关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与研究的总结会议。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分类危机：人类遗产的撕裂与整合”。我阐述的观点是，最近以来由于观念分歧及利益分割的原因，作为整体的人类遗产被人为地撕裂了。在学界、政府与民众之间及汉、英、法、日等不同的语言世界里，对于遗产分类和命名无不表现出多重的混乱和扭曲。

为此，我仅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为例做了简要说明。内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

1. 问题提出的起点：（1）中国从2000年起日益深入地卷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的文化遗产工程；（2）此工程业已发展成为一种政府、民间组织、知识界、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但在对遗产的认知、研究、保护、管理乃至开发利用上，却表现为意见纷争、各行其是的局面^②；（3）因此认真总结这种具有特色的“中国实践”，将是一件同时有益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的事情。

2. 值得讨论的焦点：由于在此项工程参与上的被动及后起，加上各界对遗产范畴的解释错位与利益纷争，中国特色的此项社会运动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即我提出的“分类危机”，也就是无论作为具体

^① 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② 徐新建：《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事项还是文化整体的人类遗产项目正在被不恰当地分成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国家与地方等多个门类和等级。这样的分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遗产认知、表述乃至申报、开发提供了方便，却从本质上把它们推向了撕裂和隔离。这将导致人类遗产的碎片化、孤立化。为此，有必要讨论“人类遗产的撕裂与整合”问题。

3. 需要展开的框架：此项目讨论的话题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1) 背景：撕裂的危机及其表现。

1) 遗产种类：有形还是无形（物质还是非物质）？

2) 归属范围：本地还是人类（国属还是跨国属）？

3) 实践指向：权力还是义务（利益还是超利益）？

(2) 出路：整合是否可能？

我把上述思考在北大会上做了简要阐述，引起了与会者们的相关论争。但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于是不妨再借《文化遗产研究》呈现出来，期望引起各位关注，若觉得有必要的话，欢迎加入争鸣。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

——什么是遗产，什么不是？为什么？

——人类遗产一定要分成物质与非物质以及地方级、国家级、世界级的类别吗？

——遗产分类的目的是什么？标准何在？代价的底线又在哪里？

——如果人类遗产的撕裂和扭曲就是因分类而付出的代价，那么新的整合该如何成为可能？

文化 遗产 研究 文化 遗产 研究 文化 遗产 研究

专 论

● 中国藏羌地区的碉楼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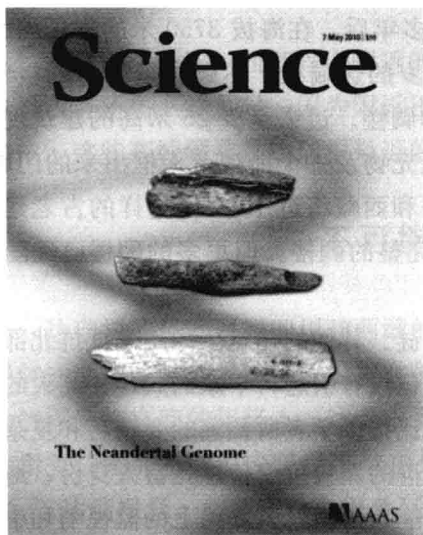
中国藏羌地区的碉楼遗产

——揭开视野之谜^①

《科学》亚太分社编辑部 理查德·斯通^②

四川大学 史芸芸 美国育利康基金会 蔡辉 译^③

编者按：本文刊于《科学》(Science) 杂志 2010 年总第 328 期，英文标题为“Unraveling a Riddle in Plain Sight”。文章由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 撰写，介绍了中国藏羌地区为保护碉楼遗产所做的努力及其研究意义，同时评价了冰焰女士与碉楼遗产结下的不解之缘。本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科学》杂志 2010 年总第 328 期封面



《科学》杂志内页

① 原文刊载于《科学》杂志，2010 年 5 月 7 日，总第 328 期，第 685—687 页。美国《科学》杂志由托马斯·爱迪生在 1880 年创办，自 1900 年起成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官方刊物。

② 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中文名石磊，《科学》亚太分社主编。

③ 史芸芸，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蔡辉，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现为美国育利康基金会工作人员。

准职业考古学家马琳·法兰西斯·达瑞根 (Marline Francoise Darragon) 女士花费了 12 年的时间记录中国西南几百座神秘的碉楼，说服了质疑她的学术界。

吉普车行驶在喜马拉雅山麓间满是车辙的土路上，发出隆隆的声音。“就在这儿停！”马琳·法兰西斯·达瑞根 (Marline Francoise Darragon)^①喊道。一个苗条的身影从车上跳了下来，这位曾经的社会名流，而今的探险家拿起一张老照片——山谷间耸立着积雪盖顶的山峰，一条布满岩石的河从山前流过。这幅四川西部的黑白风景，是由勇敢的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 (Joseph Lock)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拍摄的，它正好与达瑞根面前的景观一致^②。“他就在这里拍的照片。”她用混合着纽约腔的法式英语说。但照片上的有些东西今天已经看不见了：两座醒目的碉楼，如果从上往下看的话，它们的墙面会倾斜成八角星型。

在洛克行走西藏和川西走廊的 70 多年后，在海拔 3750 米的程子河边，出现了一个木雅人的小山村。现已 60 岁的达瑞根，不顾这里稀薄的空气，走过河上的石桥，去寻找照片上最近的碉楼。过去至少 25 米高的建筑现在只剩下受损的底楼了，里面是石头和填充物及一个能把蓝天框出来的门廊。在十多年的时间中，达瑞根调查了四川和西藏将近 1000 座这样的古老建筑——从这样的废墟到 50 多米高的大型完整的碉楼。但更多的碉楼已经随着时间消失了。

为什么要建这些碉楼是一个永久的谜。其他的建筑，像用来抵抗北部侵略者的低矮方形塔楼，曾经分布广泛，也没有引起科学家的兴趣。高大的星状塔楼和其他建筑说明这里的古老文明比很多学者所预测的要精巧和复杂得多。达瑞根说，那些散布在斜坡上的成群的碉楼可能曾经是富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孤独耸立在河边的碉楼则可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监视哨和中途站。有些碉楼可能还有宗教含义。而星形的构造或许有助于抵抗这个地区常

① 马琳·法兰西斯·达瑞根 (Marline Francoise Darragon)，即冰焰女士，法国籍，美国育利康基金会主席，现为四川大学—育利康文化遗产研究所（美方）所长，长期考察研究碉楼遗产，拍摄的碉楼专题片在探索频道播出，出版过《喜马拉雅的神秘碉楼》等论著。——译者注

② 约瑟夫·洛克 (Joseph Lock)，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于 20 世纪初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农业部、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到云南滇缅边境以及西藏考察。——译者注

有的强烈地震。

在这十多年中，达瑞根从几十座碉楼上收集了木片样本，进行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它们有 300—1700 年的历史，可见大部分碉楼建于这个时期。然而，要确定单座碉楼的年代非常困难：有些木梁可能是在碉楼建好后才被换上的，这样测出的“碳 14”日期就会晚于碉楼实际的建造时间；同样，有些碉楼可能是用比碉楼更老的木梁建成的，这样测出的“碳 14”日期就会早于碉楼实际的建造时间。虽然不是业余学者，但达瑞根大胆努力的调查为她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尊重。“有些专家刚开始并不知道她”，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秘书长肖厚忠说，“但我们敬佩她不懈的精神和对于我们遗产的热情”。

得益于达瑞根的工作，中国国家文物局（SACH）将很快递交“藏羌碉楼与村寨”的申请，争取将数十座碉楼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弗朗西斯科·巴达兰（Francesco Bandaran）说，这些碉楼“象征着非凡的遗产和传统，应该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然而，对于四川西部丹巴附近的一小群碉楼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或许还是不够及时。因为附近正在修建水力发电大坝，它们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些嘉绒碉楼是达瑞根最近的工作重心。

不可能的救助者

达瑞根的足迹遍布四川和西藏的高原，她比大部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更了解这些地势险恶的地区。她现在的非凡行为与其年少的遥远相互呼应。作为法国富裕家庭的年轻人，达瑞根夏天在英国骑马，冬天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她那时就形成了反传统的性格。“当时我的内心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达瑞根说。她曾在一个以色列集体农场中工作了一个夏天。

她也是个贪玩的女生。达瑞根的父亲是一位发明家和机器制造商，18 岁时她继承了父亲的一小笔财富。1971 年初，她身着比基尼，参加了首届“开普敦到里约热内卢”横跨大西洋航海比赛，再从巴西到西印度群岛，最后赶回巴黎参加期末考试，获得了巴黎第十大学的经济学士学位。

达瑞根花了几年时间打理她的房产和模特职业。1978 年夏，她开始打马球，成为巴黎巴格特马球俱乐部（Bagatelle Polo Club）的首位女会员。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她又成为阿根廷马球纪录的创造者。除此以

外，达瑞根还参加过职业赛马比赛，是里约有名的桑巴舞者，并且对油画抱有终生的热情。

在这当中，达瑞根有过杰出的男友，也有过濒死的经历。前者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的创办人特德·泰纳（Ted Turner）。1969年他们相识，2000—2003年他们在一起生活。后者包括在一场摩托车比赛中，她的摩托车猛撞上一辆汽车，于是她从汽车的引擎罩上飞了过去，在10米外的地方摔了下来，并没有受伤；她还曾在一次马球比赛中被一个马球撞碎了下颌和牙齿，当时她用一块丝巾包住头，提前结束了比赛。“我有时会为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感到后悔。”她终身未婚，也没有孩子。但是随后，她在中国找到了更高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达瑞根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她每年都有几个月在这个国家穿梭。出于对濒危雪豹的兴趣，1993年她第一次来到了西藏。在这里，她与死亡擦肩而过。1996年，当她独自在不丹边境附近的喜马拉雅山中跋涉时，决定在一个小山洞中过夜。当时天气非常冷，所以她生了一团火取暖。“非常烂的主意。”达瑞根说。她的中文名叫“冰焰”，意思就是“冰雪与火焰”。火消耗了稀薄空气中原本就不多的氧气。达瑞根说：“我感觉大脑突然中断了。”她发现自己已不能控制左半身，但设法在晕倒前爬出了山洞。三天后她恢复了知觉，藏族的放牧人无意中发现了她，把她带回了村子，然后她搭车去了西藏的省城——拉萨。因为身体非常虚弱，达瑞根就在拉萨当时唯一提供客房服务的假日酒店休息。“我当时只能爬，我不想让我母亲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她笑着说。四个月後，她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就飞回了法国。

不久，达瑞根又回到了西藏，到那些几乎没有外国人的地方探险，比如曾属于工布古国的工布江达的偏远山谷。就在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她遇到了这些碉楼，包括令人惊叹的星状碉楼。当地人并不知道它们是谁建的，什么时候建的，以及为什么建。

考古学家知道一些更容易找到的碉楼，比如在桃坪羌寨有几座。这里离四川的省会成都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达瑞根花了5年的时间徜徉在四川和西藏山区，分析了250多座碉楼，包括几十座星状碉楼和750座左右的废墟。“她收集的这些数据对其他专家来说非常有用。”弗吉尼亚大学西藏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文森特·贝尔扎（John Vincent Bellezza）说。

达瑞根于2001年创办了美国育利康基金会（Unicorn Foundation），这

是一家非营利机构，种子基金来自于泰德·特纳。她将 77 座塔楼的木样送到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贝塔分析实验室（Beta Analytic）进行碳测定年代，其中 54 座位于四川，23 座位于西藏。在达瑞根的帮助下，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树木年代学专家阿希姆·布劳宁（Achim Brauning）花了 6 年多的时间建造了一个当地树木年代的数据库。他对 16 座碉楼进行了测定，初步结果与达瑞根的数据相吻合。其中，工布江达一座星状碉楼的日期最早，是公元 318 年（大约有 40 年的误差）。达瑞根说：“它可能是现存世上最古老的碉楼了。”

寻找碉楼的意义

揭开碉楼之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达瑞根就此询问当地人时，他们通常也不知道。有时是因为缺乏了解；有时是因为交流障碍。这里的语言互不相通，汉语也讲得少。成都的历史学家陈宗祥说，中国汉代（前 206—220 年）的古籍曾提到过这些高大的碉楼。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嘉绒藏语研究专家长野康彦（Yasuhiko Nagano）说，四川岷江一带的古碉楼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视线，而且互相间隔了几公里，可能是瞭望塔或烽火台。在 18 世纪的金川战役中，乾隆想要统治这个地区，因此建立了很多的小型碉楼。但事实上，很多星形碉楼并不具备典型的防御特征，比如说射箭口。

学者认为，碉楼有许多不同的作用。达瑞根说，丹巴群山中的高碉楼可能是当地商人为炫耀财富、竞相攀比而建的，就像意大利的圣吉米尼亚诺塔（San Gimignano Towers）。对藏人来说，有些碉楼是连接天地的象征。贝尔扎认为，在四川西部的嘉绒地区，“有些碉楼似乎是为了安抚神灵的”。

达瑞根有个观点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即这些碉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在西藏和四川的驿站。“许多雄伟的碉楼都位于商队路线的沿途。”她说。它们坐落在古代商队的必经路线——河谷要塞。有学者说，这些碉楼“可能体现了每个村庄的经济实力”。当时这里主要的商品有丝绸、茶叶和麝香。“除了知道这个地区曾经出口珍贵的麝香外，我们对它的交易方式所知甚少。”南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学家安雅·金（Anya King）说。中国学者提出，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有一条与丝绸之路相联系的麝香之路。“这些碉楼很有可能是古代商队的贮藏站，但这很难证实。”金说。为了证实这个观点，达瑞根正尝试挖掘一座保存完好的古碉楼，试图从中找到丝绸、盐、茶叶和麝香的残留物。

有5—13个尖角的星形建筑非常特别，它们大都建在中国的四川和西藏，只有极少数在别的地方，如印度、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包括加兹尼的巴赫拉姆沙尖塔（Bahram Shah Minaret）。“这个形状或许可以抵御地震——当地人这样说。”与达瑞根合作的四川大学人类学家李春霞说。

然而，地震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为了获得建筑材料，穷困的村民们会爆破或拆除这些碉楼。”李春霞说。达瑞根告诉我们，2006年至2008年，有28座古老的工布碉楼被摧毁了，损失非常重大。她无意中到过三个叫八角碉的村庄，却只找到了散落在地上的石头。“这些幸存的碉楼急需保护。”她说。旅游业或许可以帮忙。育利康基金会已经在协助一些团体来保护碉楼，并把农舍改成旅馆。“如果规划得好，这些收益可用于当地的科学研究。”贝尔扎说。

另一个推动碉楼保护的方法，达瑞根说，是把这些碉楼列入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名录。这几年，为了帮助申遗，达瑞根和育利康基金会向中国国家文物局递交了地图、碳测定数据、当地口述史等材料。“她费劲了心血，虽然不是专业人士，但她的工作让人难以挑剔。”李春霞说。“弗雷德瑞克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巴达兰补充道，“她确认了碉楼的遗产价值，推动了必要的科学调查和研究，并且吸引了当地和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很快决定是否将这些碉楼提名为文化遗产景观。“约五万名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尊就取决于此了。”达瑞根说。

如果提名通过，达瑞根就能好好放松，然后继续前进了。“我从来没在一件事上花这么多的时间”，她说。达瑞根给自己制定了关于碉楼的最后一个目标——拯救丹巴附近的一些嘉绒碉楼，它们对她有特殊的意义。1997年，在去往丹巴的路上，她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碉楼。她说：“在倾盆大雨中，我一眼就看见了远处山坡上的高大建筑。”

其中一些碉楼，包括四川地区最高的、有700年历史的那座，正处在危险当中。“它们将会被水淹没。”达瑞根说，“如果这里要建造第二座大坝的话。”中国同事和其他专家正与她一起游说当局，希望他们修改水电计划。

最近一次去丹巴让达瑞根坚定了决心。在丹巴山区高处的巴迪村，达瑞根的吉普车停了下来，有三个女孩笑着从家中冲了出来。这户人家邀请她和她的随行人员去吃干奶酪，喝酥油茶。他们认识达瑞根已经好几年了，对她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聊了一会儿后，达瑞根起身离开，准备继续工作。下午，她爬上一座碉楼，用小刀从一根木梁上取出了一块木块，她要拿它去做放射性碳测试。